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五回 假響馬勇劫小姐

話說司馬傲先生贈了二人柬帖，郝生先自看過，鮑剛也將他自己的柬帖展開，上寫：本月□六日可在湖廣道上，救鳳小姐之難，不可有誤。鮑剛看完，不知其意。郝鸞道：「這是高人指點，必有應驗。」郝鸞見鮑剛莫有盤費，便打開行李，取出了白銀□兩，衣服兩套，寶劍一口，送與賢弟，在路上防身，事成這後，兄弟可到吳經略府中來找我。鮑剛道：「小弟初會大哥，又忝在教下，怎好收在哥的禮物。」郝生道：「賢弟說那話，此是司馬傲先生指示愚兄。」鮑剛只得收了，把劍佩在腰間，將行李卷好，二人灑淚而別。再說開封府祥符縣知縣，姓孫名炎，科甲出身，為官不濟，人都叫他剝皮。今日見了這些人命狀子，並米斌儀拜帖，立刻傳齊人役伴作，來孫家相驗，那保甲四鄰，俱在孫家伺候。不一時知縣到了，下轎上廳，坐下問道：「皇城內何有許多人命？」

便叫忤作一一驗傷，忤作跪稟道：「石玉頭碎而死，三□五人畢是足尖踢傷喪命。」書吏填了屍單，知縣便叫孫家人買三□五口棺木收殮，帖了封皮。知縣回衙見人命重案，不敢停留，隨即升堂，石玉妻子姓何，生得到有幾分姿色，時常與米公子有勾當。今日是的成仁升堂，差人押了孫佩、屍主、四鄰坊、保人等，跪了一堂。知縣先向石玉妻子問供，成了供，便哀哀哭道：「求大老爺作主，替小婦人丈夫伸冤。」孫知縣道：「你是石五的妻子，你丈夫平日做何事業，今日為何被孫佩打死？」

何氏道：「小婦人的丈夫，平日陪米大爺耍，孫佩恨小婦人丈夫陪他，請了兩個大漢，將我丈夫挽至家中，米府眾大叔見孫家將丈夫挽去，隨後趕去護佑，被黑漢將丈夫撞死，紅面大漢又將米府大叔打死，求大爺申冤，速將兇手抵命。」說完又哭。

知縣又叫四鄰上來問道：「孫佩家藏兇手，早晚出入，諒你們知道。」眾人回道：「小的們做生理，早去晚回，並未看見。」

知縣就叫孫佩上來，孫佩見堂上跪的眾人，內無郝鮑二人，心中暗喜，縱三□五人死命，只我一人抵命，知縣喝道：「小小年紀，匿外野棍，打死米府家人，這兩個兇手躲在那裡？從實招來，免受大刑。」孫佩哭道：「童生在家攻書，並不結交匪類，昨日隨了岳父，在爭春園吃酒，不料米公子領了打手，來打我與岳父，不想園內撞出兩個大漢，打報不平，打散眾人，救了翁婿二人。我感他之恩，請到家謝他。哪知石敢當又領眾打手，來打我家，那兩個大漢見眾人打來，彼此亂打一頓，不防打壞人的，他二人怕王法已逃去了。小的不曾問姓名，小人情願抵命，老爺作主。」知縣大怒，「豈有人在家過了一夜，不知姓名？」「小人實在不知，情願償命。」知縣暗想其中必有隱情，不打不招，便喝道：「左右與我夾起！」兩邊一聲答應，孫佩早已嚇得魂不附體。兩邊不由分說，將孫佩鞋襪拉下，夾起來，孫佩昏死在地，半刻方醒，說道：「小的真情不知那兩人姓名，小的情願抵償，求大爺開恩。」知縣說道：「任你招，本縣三拷六問，左右與我敲。」孫佩任他敲打抵死不招，知縣見他不招，想他不能受刑，若再拷問，倘有疏虞，反為不美。不若叫他招了供，申詳上司，看上司如何駁他。便問：「孫佩你果然不知兇手的姓名？」孫佩道：「小的實不知姓名。」知縣命將孫佩上了刑具，收監去了。詳文訪拿兇手。又向眾人道：「孫佩熬刑不肯招兩個兇手姓名，本縣另自差人緝兇手，爾等且自回去，各安生理，毋得妄動。」眾人叩頭道：「小人們怎敢妄為。」知縣打鼓退堂，眾人各散。孫知縣同師爺商議申詳，又急見家人從米府來說道：「要捉凶身，封鎖孫家門。」孫知縣因見米斌儀的父親，堂堂宰相，即命差人將封皮去蓋了孫家，家人各帶物件四散。

再說鳳公著人去禁行賄，獄卒並不啣。鳳公此時與夫人、小姐說了，鳳夫人聞知大哭，小姐苦在心中，鳳公與夫人商議說：「我已年近六旬，只生一女，想招個乘龍佳婿，選定子孫佩，不意有這等風波，若不救他，女兒終身無靠，若要救他，我年老勢孤，事在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夫人道：「你我年紀共有一百多歲了，只望倚著女婿，那知有此大變。相公須進京叩聞，方可救得孫佩，一則他夫婦團圓，二則你我有靠。」鳳公道：「說得有理，怎奈路遠，非一日可以到京，況米斌儀屢次行兇，如我不在家中他必來啣，我那得放心，必須將你母女二人寄居在別處，方才可去。」夫人道：「想是想得不差，往那裡去好？」鳳公想了一會：「有了，有了，你二叔前日著人看我，不免將你母女送到湖廣兄弟處居住。」原來鳳公有一個胞弟，是秀才。因鳳公在京做官，家內被米公子纏擾不過，搬往湖廣，投他岳丈張子仲處安身，卻時常往來。所以，鳳公今日想他兄弟身上。如在家中，亦必要救他女婿，哪怕路途遙遠。

夫人小姐聞言心中大喜，鳳公將歷本一看，擇本月□三日吉時起身，叫了幾個有力的家人，收拾行李，僱備牲口，又著家人到監中知會孫佩，送些銀子與禁子使用。那些家人忙收拾行李，早有人吹到米公子耳內，就與包成仁商議：「我為鳳小姐費了許多心，才把孫佩問成死罪。今聞老鳳擇於□三日，帶家眷往湖廣，投他兄弟鳳林。我想，他往湖廣去，把一個花花小姐，竟脫了套。」包成仁聞言，上前道喜。米公子道：「喜從何來？」包成仁道：「非門下誇口，若老鳳在家居住，小姐難得與大爺完姻，如今帶了家眷遠出，小姐必在其內，此乃天助，大爺不費吹灰之力。」米公子見他說得有禮，問道：「你有何計，可以到手？」包成仁道：「計有在此，大爺打個響馬頭兒才得到手。」米公子道：「宰相之子，如何去做强盜？」包成仁道：「大爺差了，不是叫相公做强盜，若是真強盜，莫說大爺不做，我們亦不做。不過倚大盜之名，方能得鳳小姐。」米公子道：「怎樣裝法？」包成仁道：「大爺領了家丁，裝做響馬，出開封府去城百餘里，有一地名叫『上道』，上道就是蘭村，村中共有百□家人，鳳公必到那裡歇宿，待他起身，截他去路，劫到小姐，與大爺完姻，有誰知道？」米公子開言拍手大笑：「好計，好計！老鳳已矣。等齊了家丁打手，三□三名，米公子同包成仁，帶了盤費兵器，到了□三日，預先起身，住在蘭村。著人打探鳳公消息，不表。」

且說鳳公到了□三日，拜了祖先，家中托老成管家料理，此時夫人小姐上轎，三四房婦女，一齊上轎，悄悄的出了北門，上湖廣大路而行。一路行來，天色已晚，到了蘭村地方，那掌鞭的對鳳公道：「天色已暮，若過了此處，前面沒有旅店，盡是山林子。」鳳公道：「我恨不得一時就到了，今夜有月色在此稍息，今晚放個夜棧。」掌鞭道：「夜放不得，恐有歹人。」鳳公笑道：「我又不是任滿官府，不怕打劫。」掌鞭的不敢違命，只得趕過蘭村。用了酒飯，餵了牲口，還了飯錢，又上大路而行。米家家丁打聽明白報到：「方才老鳳在村用飯，要放夜走。」

包成仁道：「真天賜姻緣。」米公子便叫家人會了房錢，離了蘭村。到無人之處，俱用顏色塗面，白巾纏頭，手執兵器。鳳公騎的驢子走得慢，米公子騎的馬走得快，離了蒲村四□多里，早已趕到。包成仁又問探信的，家人說道：「乘驛轎是鳳小姐，小人看見跟隨婦女，俱在店外下轎，只有兩頂錫頂轎，在店內方下。」包成仁道：「那錫頂轎定是夫人小姐了。」吩咐家丁打手，認定錫頂轎搶。當時包成仁一馬當先，從鳳公右手跑去，復轉馬時，對面照來，早被掌馬鞭的看破，大叫：「不好了，強盜來了！」正是：將離虎尾黃幡客，又遇喪門弔客星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